



宏村 ■张文忠

生活故事

平淡挚诚古稀情

■周维正文

我和陶老都是上海老记协会会员，进入古稀之前，虽入会多年但交集不多。后来在年满七十，成为“逢十寿星”之际，参加协会敬老节祝寿活动时走近。一来都属马，同岁。二来都是“少数民族”（原来所在的单位小、人数少）。三是回家时同一路公交车。诸多相同很自然地产生了亲近感。之后凡是协会活动，我们都是相邻而坐，相谈甚欢。协会组织活动，有时也会邀请家属参加，陶老老伴丁医生时而随行。正巧，丁医生也属马，不用说又是同岁。以致沙溪游览、浏河参观、朱家角逛街、金山古镇漫步等活动，“三匹老马”都是相伴而行。

一天，陶老打来电话，说要上门来访问。我连连劝阻。谁知陶老说他已到了我住的这栋楼上，而且还高过了两层。我立即开门把他接进家中。俗话说，年长为尊。陶老虽然只比我大几个月，大一天也算是长，理应先上门

去，陶老却捷足先登了。陶老还带来伴手礼——两盒宜兴红茶。我非常喜欢。来而不往非礼也。两个礼拜之后我上门回访、致谢。一见面，丁医生见我手上拎有一点普洱茶和几根香蕉就批评说，来就来了，怎么还拿东西来。我说，要批评就先批评陶老，是他开的先例。大家哈哈一笑。相约以后都免去俗套。所以，自此之后几年间，我们都信守“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说，来来往往两手空空，坐下来就是清水一杯，几片茶叶。

丁医生是从一家大型医院退休的内科医生，有着一副火热心肠。一次，协会组织会员游览朱家角，她搀扶着一位非亲非故，背部有些不适的老先生，涉河沿、过拱桥，兜了一个大圈子，直至返回到车上。此举虽然事小，但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是年逾古稀的人，有什么不舒服时要注意什么，哪家电视台的保健节目值得一看等等。在事关身体健康、生活常识方面，丁医生都会主动和我

们交流。我有什么不明白的，也会向丁医生请教。丁医生也乐意尽其所知回答。陶老患有高血压、头晕等症，和我的情况相似。丁医生得知一种中成药比较对症。就先让陶老服用，确实有效后，才向我介绍。

退休人员的原单位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体检。体检报告中总会有一些一般人不太明白的地方，体检中心只负责出报告，并不安排人接待咨询、回答问题。所以每次体检之后，我便带着《体检报告》上门向丁医生求救。她总是耐心阅看报告，回答、解释涉及问题。因退休十多年，有时对个别数据存在疑虑，她便向其他医生询问，再回答我。我把这喻为“家庭特需门诊”。

去年10月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我的《体检报告》中有一项指标比较高，是什么道理，又该怎么处理。我又来到丁医生家里挂“特需门诊”。丁医生看过整体报告作了分析后，建议我先复查，然后看情况再说。过了3天，陶老发来短信，询问情况。我用短信回复，结果不理想，已预约做胃镜进一步检查。10天过去，也就在胃镜检查前一天，陶老发来短信，询问什么时候做胃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如

实回答后，这才意识到陶老会来医院陪我，悔不该告知他具体时间。他知道我家情况，老伴左脚因骨折手术，走路不太方便。我的预感是准确的。这天，刚过八点，陶老便来到医院内镜科找我了。他说，丁医生不放心，要我过来看看。我说，看情况不必陪护，再三请他回去。陶老不肯，一直陪我到胃镜做好。所幸结果不错，他由衷为我高兴。又过了10个工作日。就在我打算取“活检”报告的前一天晚上，陶老又发来短信，询问“活检报告”取到没有，情况如何。我在感激之余，立即回短信，明天即取，一定在第一时间告知结果。我由衷感叹他们夫妇真是有心人。

翌日，我骑车去医院，顺利取到报告，原先的怀疑被进一步排除，便立即与陶老电话联系。之后，我来到陶老家，当面向陶老和丁医生致谢。

感谢之余，闲谈之中，论及年岁大小，自然说到生日在何时。丁医生说，巧了，今天是我生日。我举起茶杯，以茶代酒，祝丁医生生日快乐……感恩我们这平淡如水的君子之歌，至真至诚的古稀之情。就像一首歌词中写的那样，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诗抒胸臆

冬

长条半飘半飘零，
冬令逐年寒绪轻。
杏戴金钗神飒飒，
枫招红蝶意亭亭。
少时风物皆过眼，
老岁林泉始动听。
宝厦珠街难望远，
自栽香秀拂寒窗。

怀念你，大杨浦

■徐家德

那年，
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风华正茂，
踏上了你的那片土地。
悠长悠长的杨树浦路，
8路有轨电车一路叮当；
宽阔的黄浦江沿岸，
一字排列着上海的老字号大厂。
它们见证了血汗斑斑的历史演变，
革命烈士王孝和的名字激励着接班人奋进。
那座高耸入云的巨型烟囱，
多么像电力工人擎天的手臂。
二十七棉纺厂万千纺织女工，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曾经温暖了全国亿万同胞的肌体。
军工路隆昌路长阳路平凉路……
每条马路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复兴岛美丽的风光和惊心动魄的秘闻，
曾经让我和共青团伙伴们着迷。
啊，那时，
信仰和理想纯洁着每个人的心灵，
大杨浦编织着我热血沸腾的青春梦。
沪东工人工人文化宫是我写作的摇篮，
一篇篇稚嫩的习作在这里激发灵感。
生命中最旺盛的三十几年时光，
在大杨浦宽厚而温柔的怀抱中度过。
如今，我进入了人生的老年，
而你，亲爱的大杨浦，
沐浴在祖国伟大复兴的春风里，
腾飞，向前，
前程似锦，
更不负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使命！
怀念你，大杨浦，
让美好的记忆永存我的心底！

岁月悠悠

忆当年春节采年货

■曹振华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在农场“修地球”。那个年代，食品匮乏，居民购年货都要凭票凭证。蛋票、肉票、鱼票、家禽票，还有金针木耳、粉丝花生之类都要票证。

春节前夕的几天内，天寒地冻，地里农活基本“歇摘”。于是一些队里老职工乘机纷纷外出，回来时满载而归，有的人不“显山露水”，“悄悄进村”，将采购回的年货悄悄藏起，打包带回家过年。

我们农场与乡村农舍隔条河，对岸的农民种果树、棉花及花生豆类等经济作物，不种粮食，因而粮不够吃，他们需要粮票买米。一些职工就大胆来个“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用粮票同农民换回花生鱼肉家禽，作为年货带回家。

那年父亲来信，要我买些年货回家过年。我刚刚到农场不久，人地生疏，以往在家也难得外出买东西。但见队里部分知青也被老职工“感染”，小有收获，我也不禁跃跃欲试。一老职工言谈中得知我也想采购年货，便要我跟她去附近农家“走一趟”。

第二天，她带我去一农家，同这家农妇挺熟，不多会儿，便交易成

功。女职工用几张粮票和现金向农妇换回了鸡蛋、花生。这一幕让我吃惊不小。当时票证交换是违法的。但那农妇与女职工的神情却是那样淡定自若。

过几天，我又接到父亲来信，催我快去采年货。我就壮着胆子独自一人，去上次那农家。那农妇见是我一人来，分外热情，她拿出鸡蛋、花生、瓜子等，我很快同她“交易”好了。临出门时，见门前场地上有几只母鸡，其中一只小母鸡如同芦花般呈灰白色，我便向她买，她起先不肯卖，但见我诚心要，只好忍痛割爱，除了现钞我又多加了几张粮票给她。

回家后，母亲见我带回了许多年货，还有一只小母鸡时，喜笑颜开。

除夕将临，母亲磨刀霍霍，要拿芦花鸡开刀。忽然它叫了起来：“一只蛋，一只蛋！”原来芦花鸡生蛋了，这下母亲不杀鸡了。那年月鸡蛋也要凭票，蛋票只好买一块冰蛋（鲜鸡蛋去壳、冷冻后制成的蛋制品）。现在只有会生蛋的鸡，怎不开心呢！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杨浦记忆

东走马塘的笑容

■狄火勤文

十年前我从浦东搬回杨浦，有幸与水为伴。东走马塘的中农新村桥，是我早上买菜必经之路。6车道大桥气势豪迈，桥下河道的堤岸用花岗石砌筑而成，岸上清一色方花圆头的石柱，两岸绿树成荫，水色却与我在乡野垂钓时见到的不一样，像有着重重的心事。

桥侧岸边立着一块金属河牌，蓝底白字写着：东走马塘。桥的另一端当时还立着一块方方的大木牌，也是蓝底白字，上面写着——《江湾里志》称：走马塘为吴越王钱所开通，赐名“钱溪”。宋朝韩世忠屯兵江湾大场一带，战马奔走越溪塘岸，故而俗名走马塘。

这是一条不寻常的河呢，它牵着几千年前的吴越，牵着800年前的南宋。古人去远，然而当年巡视河塘，保家卫国的铿锵马蹄声，依然回响在岁月的风风雨雨中。

远古的走马塘是一直西达嘉定的封浜，中间一部分几百年来因淤积而填平，东面剩下的一段就叫东走马塘，是杨浦区三大河道之一，它在军工路处与虬江汇合后，一起注入黄浦江。

十年来，这条河活得很艰难，不断地整治，又不断被污染。冬春季节水质好的时候还看得过去，夏秋季节会见到河底泛起的污块气泡在水面扩散，东一团、西一团，尤其是梅雨季节。那阴郁深沉的水色正是它的重重心事！当它与同黑臭河道的虬江一起投入黄浦江时，灰头土脸去见自己的母亲，自惭形秽啊。

上善若水。2016年11月29日上午，杨浦区打响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区领导分别担任“河长”。河长挂帅，立下军令状。

只见，河道两岸沿线拆违，建成休闲绿地，沿河污染源一一清查切断。一艘艘驳船装走了百年的黑臭淤泥。工人们还在河边建造了一方方水床，种植了各种喜水的花草，安装了喷水装置曝气曝氧，建立起怡人的水生态的环境。一条清明而充满活力的东走马塘终于眉开眼笑了，欢快地向母亲河怀里流去。

2018年元旦那天，我看到有两位垂钓爱好者在桥边钓上来活蹦乱跳的鲫鱼，我知道这水能养得住鱼了。不过，作为垂钓爱好者的我，还是劝告不要在此垂钓，这刚刚建立起来的水生态系统还很脆弱。河水清澈，河景如画，这其中有着多少心血和热汗！